

中国語における「後置型連体修飾語」の変遷について

—西周金文の中国語を中心に—

大阪府立大学 張 麟声

一 解題：

- ・「後置型連体修飾語」の変遷」＝本研究の方法論について：

「言語の類型的研究」の課題及び研究の手順(2) 修飾語の場合(一部)

(張 麟 (2018) 「言語の類型的特徴研究」の課題及び研究手順」より)

1. 従来の類型論的研究の成果及び身近な言語に関する観察に基づき、「典型的な SVO 言語における「名詞、形容詞、動詞」の修飾語はそのあとに、典型的な SOV 言語における「名詞、形容詞、動詞」の修飾語はその前に来る」と仮定する。
この規則から外れた言語が観察された場合は、まずその「破格」はすべての修飾語にわたるものか、それとも、一部の修飾語にだけ見られるものかを確認する。それが一部の修飾語にだけ見られる場合は、どのような修飾語がそうになっているかを確定し、そのような現象が言語接触の結果か、それとも、言語の内発的理由によって起きたものか、言語史に亘って変遷が見られた場合はその変遷のあり方を含めて検討する。
2. 同じ命題の意味を担う数詞、形容詞・副詞が、次のように、連体修飾語になったり、連用修飾語にな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ある。言語の語順や「孤立、膠着、屈折」の程度の角度から、そ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と制約、及び普通どちらを優先して選ばれるかについて記述する。
 - ・ 四人の学生がやってきた ⇨ 学生は 四人 やってきた。
 - ・ 綺麗な字を書いた ⇨ 字を 綺麗に書いた。
3. 同じ命題の意味を担う動詞が、次のように、連体修飾語になったり、複文の従属節にな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ある。言語の語順や「孤立、膠着、屈折」の程度の角度から、そ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と制約、及び普通どちらを優先して選ばれるかについて記述する。
 - ・ 昨日買った腕時計が見つ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 昨日腕時計を買ったが、見つ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4. 動詞が連体修飾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る場合、その修飾する名詞との意味関係、つまり、「うちの関係」、「そとの関係」などについて、言語の語順や「孤立、膠着、屈折」の程度の角度から、そのバリエーションや制約、及び、前項において記述した「普通どちらを優先して選ばれるか」ということとの相関関係について記述する。
5. 動詞が連体修飾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る場合、それと被修飾名詞との間に、「関係詞」と普通呼ばれる連体修飾マーカールが入ることがある。そのような連体修飾マーカールの使用の傾向を、言語の語順や「孤立、膠着、屈折」の程度との相関関係という角度から記述する。基本的に SVO 言語に多用されると思われる。
6. 数詞、形容詞及び名詞が連体修飾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る場合、それと被修飾名詞との間に、独立性が高いマーカールか、形容詞の語尾として考えられるマーカールが使用されることがある。そのような連体修飾マーカールの使用の傾向を、言語の語順や「孤立、膠着、屈折」の程度との相関関係という角度から記述する。

- ・西周：中国の王朝名。
 - 夏？（紀元前 2070 年頃 - 紀元前 1600 年頃）
 - 商<殷>（紀元前 1600 年頃 - 紀元前 1046 年）
 - 西周（紀元前 1646 年 - 紀元前 771 年）
 - 東周（紀元前 770 年 - 紀元前 256 年）
 - 秦（紀元前 221 年 - 紀元前 206 年）
 - 西漢（紀元前 206 年 - 紀元 25 年）
 - 東漢（紀元 25 年 - 紀元 220 年）
 - 三国（紀元 220 年 - 紀元 280 年）
- ・金文：中国の文字名。
 - 金文より早いのは甲骨文：商<殷>時代。商<殷>時代に周は一「部落」とでも。
 - 殷金文（B. C. 1300 頃～B. C. 1070 頃）
 - 西周金文（B. C. 1070 頃～B. C. 771 年）
 - 東周（または列国）金文（B. C. 770 年～B. C. 222 年）
 - 秦漢金文（B. C. 221 年～A. D. 219 年）
- ・『西周金文語序研究』：潘玉坤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西周時代の文献：『易経』、『詩経』、『尚書』（周書）、『逸周書』

二 今日の話の主な内容：

『西周金文語序研究』の研究成果に基づき、西周時代の連体修飾語において、前置詞構造、名詞、数詞、動詞の 4 種類が被修飾語の後に(も?)来ること、一方、指示詞、形容詞、及び一部の数詞が被修飾語の前に来ることを確認する。

西田龍雄(2000)『東アジア諸言語の研究 I 巨大言語群——シナ・チベット語族の展望』p. 19 における仮説に基づき、この時代の言語を SOV 言語と SVO 言語が接触してできた混合語としてとらえる。

三 さしあたっての課題：

- 3-1 『西周金文語序研究』によれば、連体修飾語としての数詞は、被修飾名詞の前にも後にも来る。だとすれば、どんなタイプの数詞が前に、どんなタイプの数詞が後に来るか。また、この「先秦時代」に続く「秦漢時代」の事情はどうなるのか。
- ⇒ まずは、8 月 12 日言語の類型的特徴をとらえる対照研究会第 5 回公開発表会
- ⇒ ご参考に：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 p. 364 のデータ
 Numeral-Noun[430], Noun-Numeral[515], No dominant order[54],
 Numeral only modifies verb[2].
- 3-2 『西周金文語序研究』によれば、連体修飾語としての形容詞は被修飾名詞の前だけに来る。この「先秦時代」に続く「秦漢時代」の事情はどうなるのか。
- ⇒ ご参考に：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 p. 354 のデータ
 Adjective-Noun[340], Noun- Adjective [768], No dominant order[102],
 Only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3].

終わり

潘 2. 坤 (2004)

第八章 特殊語序問題

本章摘要：(一)銘文的後置定語，根據其構成成分為四種類型，它們分別由介賓結構、名詞性成分、動詞性成分、數詞或數量短語充當。(1)介賓結構後置定語極富特色，“自+賓”主要表來源，“于+賓”主要表處所。(2)名詞性後置定語也很有特點，主要出現于冊命賞賜語幾種缺少變化的語言片斷中，用以稱說賞賜物，復現率很高。(3)動詞性後置定語用例有限，起限定或修飾作用。(4)數詞或數量短語作後置定語，用法同傳世典籍。(二)賓語前置，總量不大，有合乎規則的，也有不符合的。新變化體現在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的出現和“唯……是……”式的產生。(三)主謂倒裝，數量亦少，倒裝的謂語基本是形容詞性的，句子有美飾誇讚的意味，修辭效果明顯。歷代典籍中形式多樣的倒裝句，可能由此發展而來。(四)本章還討論了狀語的前移後移問題，討論了“對揚”句的變化及其他相關問題。這些有別於常規語序的成分位移和變化，顯示了即便莊重典雅如鐘鼎銘文，其語言也並非時時處處機械刻板，它也追求語用效果。

本章分為五個部分，要討論的內容依次是：一、定語後置問題；二、賓語前置問題；三、倒裝句問題；四、一些狀語的位置問題；五、其他類型的特殊語序。分述於下。

一、定語後置問題

定語是修飾語的一種，通常處在被修飾語（即中心語）之

前，在修飾語之後的不多。總的說來，西周銘文中的定語後置現象並不十分突出，^①但在某些語境中還是用得比較頻繁，常常反復出現，幾乎成爲常態。這些後置定語的表現形態，有些與文獻中的情形完全一致，但也有一部分獨具特色，需要引起特別關注。據筆者考察，銘文中後置定語較有特點的主要是兩點，一是由介詞“自”“于”組成的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一是名詞性後置定語在特定使用範圍內的大量、反復出現。動詞性的後置定語數量有限，而數詞、數量短語作後置定語則與典籍基本相同。

(一) 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

通常情況下，出現於動詞後的介賓結構都是作補語處理的，因爲我們一般把介賓結構划入副詞性短語，而副詞短語是修飾限制謂詞的。不過如果一個介賓結構的功用不是修飾限制謂詞，而是說明限制它前面的體詞，則此介賓結構就應視爲後置定語。銘文中可以構成介賓結構後置定語的介詞只有兩個：自、于。

先看“自+賓”。

我們在“介賓結構與語序”部分曾經指出，“自+賓”常用來表示空間或時間的起點，表示來源，這一特點在後置定語中仍然保持：

1. 毛公易(賜)朕文考臣自阜工。(4953 孟簋，集成 8.4162)
2. 懋父賁(賁)御正衛馬匹自王。(4896 御正衛簋，集成 7.4044)

^① 《金文語法》說“修飾語修飾中心語，位于中心語之先，沒有例外”，不確。見 91 頁。

3. 王易(賜)中馬自₁厯(侯)三(四)駟。(1676 中解, 集成 12. 6514)
4. 易(賜)女(汝)邦₁嗣(司)三(四)白(伯),人₁鬲自₁馭(馭)至于₁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4024 大孟鼎, 集成 5. 2837)

以上句子中的“自+賓”都不是修飾說明句中的謂詞的,而是對它前面的名詞語的限制、解釋。對例1,裘錫圭先生正確地指出,“自厯工”所說明的,不是“臣”的等級,而是“臣”的來源。^①因此這句話可以直譯為:毛公賞賜給我的父親“臣”,這些“臣”來自公公的工奴。與之相類,例2是說,懋父賞給衛的,是王賜給懋父的一匹馬。例3,王賜給中的,是₁侯進貢的四匹馬。要引起注意的是例2、例3中數量詞的位置:例2在“自+賓”之前,例3在“自+賓”之後,而它們同時也是“馬”的後置定語。這就是說,銘文一個名詞可以跟兩個後置定語,一表事物數量,一表事物來源,而兩個定語孰先孰後似乎並無定規。例4“人鬲”是奴隸的稱謂,後面也有兩個定語:其一“自馭(馭)至于庶人”說明此所謂“人鬲”包含了哪些對象(馭,駕車者),其二“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說明“人鬲”有多少。“自……至于……”是成套使用的介賓結構,^②表示有起點有終點的一段範圍。這與單用的“自+賓”表示事物來源有所不同。很有特點的是,四個句子的謂語動詞非“賞”即“賜”,“自+賓”所限制說明的對象非“人”即“馬”。

現在看“于+賓”。

① 裘錫圭《“錫朕文考臣自厯工”解》,《考古》1963年第5期。

② 《商周古文字讀本》(語文出版社1989)、《兩周金文中的後置定語》(《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2期)都認為“自……至于……”是動詞性詞組,與筆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在筆者看來,這裡“至”的意義已經虛化。

這類的後置定語數量要多于“自+賓”:

5. 王姜易(賜)彛田三于待割。(3936 彛鼎,集成 5. 2704)——彛:受賜者。待割:地名。
6. 易(賜)田于₁斂五十田,于₁早五十田。(5051 敵簋,集成 8. 4323)

7. 易(賜)女(汝)田于₁棗,易(賜)女(汝)田于₁溱,易(賜)女(汝)井₁寓(宇)翕₁田于₁駝₁呂(以)卒₁臣₁妾,易(賜)女(汝)田于₁康(康),易(賜)女(汝)田于₁匿,易(賜)女(汝)田于₁溱₁原,易(賜)女(汝)田于₁寒₁山。(4023 大克鼎,集成 5. 2836)

以上三例內容都是賞賜田地,形式也比較接近。總體說來,這些句子都對所賞賜的土地在什麼地方以“于+賓”的形式作了交待,前兩例還對土地的大小作了說明,而這兩種意義都用到的後置定語手段(例6受賜者“敵”省略)。尤其例7一口氣以七個“于+賓”交待了七處不同的賞賜地,使介賓短語後置定語的使用蔚為大觀。

介賓短語作後置定語是西周銅器銘文很有特點的一個語言現象,正像有關專家指出的那樣:“這種後置的介賓詞組定語祇見於西周金文,後世文獻典籍中還沒有發現。”^①

應當看到,例5、例6“田”後也出現了兩個後置定語,分別表示數量和處所,而位序同樣不一律。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一個名詞有兩個後置定語時,這兩個後置定語的位序排列是否真的沒有規律可循?

如果將前面三例“自+賓”後置定語句與這裡的例5、例6納於一處考慮,很容易看出,同時含有數量後置定語和“自

① 《商周古文字讀本》274頁,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編著,語文出版社1989。

于+賓”後置定語的五個句子，三句是數量定語居後的；兩個位置靠前的數量定語，一為“匹”，一為“三”。就是說，數量定語在介賓結構定語前不是無條件的，它們都是單音節。而讓一個單音節後置定語遠離其所修飾的成分——即被其他成分隔斷，這無論是就句子結構的平衡還是語音調諧，都是不合適的。由是大抵可以說：同現的後置“自/于+賓”定語（表來源表範圍表處所）和數量定語，以數量定語居後為常。

8. 山，令女（汝）官嗣（司）獻（獻）人于冕。（4016 膳夫山鼎，集成5.2825）——山，命令你管理在冕地的獻的獻民。

9. 不（丕）顯皇且（祖）考穆穆克誓（哲）畢德，屨才（在）上，廣啓（啓）畢孫子于下。（5053 番生簋蓋，集成8.4326）

以上二例與賞賜無關，但“于+賓”仍然表處所。例8，趙平安先生已經指出“于冕”並不是補充說明“官司”的處所，而是限定“獻冕（獻）人”的範圍。^①也就是說，句子不能理解為膳夫山到冕地去管理獻的獻民。所以“于冕”不是補語而是後置定語。例9“孫子于下”相對於“皇祖考”“嚴在上”，“廣啓（啓）畢孫子于下”是說大大啓迪其在下界的孫子，“于下”是說明“孫子”處身何處的。

10. 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2115 效尊，集成11.6009）——公東宮接受王的燕饗。

這句很像被動句，實際不是。比較一個被動句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別。侃侃母簋蓋：侃侃母賜貝於南宮。此句用主動句表達便是“南宮賜貝侃侃母”。而例10卻不可以變換為“王納

饗公東宮”（但可以變換為“王饗公東宮”）。原因是，“賜貝”在不同語境中可以表達主動和被動兩個方向的意義，而“納饗”止表達主動一個方向的意義。因此，例10謂語部分的層次為：納饗//于王。“于+賓”是回答“饗”由誰人主事、誰人提供的，是表示所屬的後置定語。

約言之，介賓結構作後置定語，“自+賓”主要表來源，“于+賓”主要表處所。

（二）名詞性後置定語

相比于介賓結構，名詞性後置定語（這裡未將數量詞語包括在內）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帶名詞性後置定語的偏正結構雖然總量可觀，但其使用面並不寬，往往集中於幾種近乎固定的表述中，復現率很高。這些偏正結構主要是“玄衣黼屯（純）”、“虎鬻（慎）熏（纁）裏”、“戈鬻（珣）戣（綬）必（秘）形沙（綬）”、“緜（鑾）斝五日”等。

先看“玄衣黼屯（純）”：

1. 王易（賜）赤鬻（環）市、玄衣黼屯（純）、緜（鑾）斝。（3987 庚季鼎，集成5.2781）

2. 易（賜）女（汝）玄衣黼（黼）屯（純）、赤市朱纁、緜（鑾）斝、大師金雁（膺）、攸勒。（4018 師虢鼎，集成5.2830）——袞：一種禮服。

3. 易（賜）女（汝）載市幽黃、玄衣纁屯（純）、緜（鑾）斝五日。（5060 虎簋蓋，考古與文物1997年03期）

銘文中，“玄衣黼屯（純）”是提及最多的賞賜物之一。“屯”通“純”，衣緣；玄衣黼屯（純），主體是“玄衣”，“黼屯”為其特徵，整個短語修飾語在後，意為有刺繡鑲邊的黑色官服。例2“玄衣黼（黼）屯（純）”替換了兩個字，但結構不變，意思是有五

① 趙平安《兩周金文中的後置定語》，《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2期。

彩花邊的黑色禮服。例3“曠”，讀爲黥，一種黑色。^①

4. 王剏(俎)姜事(使)內史友鼎(員)易(賜)或玄衣朱褰袷。(3992 或方鼎,集成5.2789)——褰:即褻,衣領。袷:交衽。

“玄衣朱褰袷”也是一個以“玄衣”爲中心語的偏正結構,意指有朱紅領子和交衽的黑色命服。

現在看“虎匱(幘)熏(纁)裏”。例句:

5. 易(賜)鬻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鞶函(鞞)、朱號(鞞)斲、虎匱(幘)熏(纁)裏、鞶輶、金甬、馬三(四)匹、攸勒。(2157 吳方彝蓋,集成16.9898)——賞賜給作冊吳一卣黑黍酒、黑色的繡有花紋圖案的禮服、盛塵、青銅裝飾的車子、有彩的車軾、朱紅皮革的當膺、虎皮制的有淺紅色裏子的車幘、車輿左右上緣的有紋飾的圓木、縛字車輶與車輿的彩繪革帶、車軸頭上的青銅套子、馬四匹和革質飾銅的馬籠頭。

6. 余易(賜)女(汝)……虎匱(幘)窰裏……(5039 象伯或簋蓋,集成8.4302)

“虎匱(幘)熏(纁)裏”也是作爲賞賜物出現的,西周銘文共有六例。匱,經典通作幘、幘,車覆,車罩;熏,通纁,絳色。虎匱(幘)熏(纁)裏,有淺紅色裏子的虎皮車罩。其間結構,“熏(纁)裏”作“虎匱(幘)”的後置定語。我們注意到,凡包含有“虎匱(幘)熏(纁)裏”的賜予,必定是一次規模很大的賞賜,例5尚屬這類賜予中賞賜物偏少的。這反映了“虎匱(幘)熏(纁)裏”在當時不是尋常之物,輕易不用於賞賚。例6“虎匱(幘)窰裏”,窰假爲紉,窰裏,朱紅的裏子。

接下來看“戈鬲(瑀)戠駘(綫)必(柲)彤沙(綫)”:

7. 王乎(呼)史減冊易(賜)寰玄衣蕭屯(純)、赤市朱黃、緹(鑿)游、攸勒、戈鬲(瑀)戠駘(綫)必(柲)彤沙(綫)。(5408 寰盤,集成16.10172)

8. 王乎(呼)乍(作)冊尹冊易(賜)休玄衣蕭屯(純)、赤市朱黃、戈鬲(瑀)戠駘(綫)駘(綫)必(柲)、緹(鑿)游(游)。(5407 走馬休盤,集成16.10170)

9. 易(賜)戈鬲(瑀)戠駘(綫)。(5009 害簋,集成8.4258)

10. 易(賜)執市回(綱)黃、玄衣蕭屯(純)、戈鬲(瑀)戠、游。(4006 師盂父鼎,集成5.2813)

11. 易(賜)女(汝)玄衣蕭屯(純)、赤市朱黃、戈彤沙(綫)鬲(瑀)戠、游五日。(5027 輔師鬲簋,集成8.4286)

12. 易女(汝)朱黃、率親(視)、玄衣蕭屯(純)、緹(鑿)游五日、戈畫戠駘(綫)必(柲)彤沙(綫)。(5016 王臣簋,集成8.4268)

以上幾例,賞賜物皆有“戈”,並且說明其特徵的修飾語都在後面。全部西周銘文,作爲賞賜物被提及的附有後置定語的“戈”凡十二例,其中最典型的格式就是例7那樣的“戈鬲(瑀)戠駘(綫)必(柲)彤沙(綫)”。戠,或以爲即戈之“內”;雖內,戈的“內”部有雕飾。必,後作柲,戈之柄;駘(綫)必(柲),戈柄纏索。沙,通綫,即纁;彤綫,紅色流蘇。因此,所謂“戈鬲(瑀)戠駘(綫)必(柲)彤沙(綫)”,就是這個樣子的戈:戈“內”有雕飾、戈柄纏索並飾有紅纁。這麼長的、由三個並列詞語組成的後置定語,在銘文中實在不多見。例8以下,“戈”的後置定語只是在長短、構成成分的先後上有些變化(這也反映出這些修飾語的語序並非固定),句法結構與例7一樣。要說明的是,當後置

^① 此從王輝說。《虎簋蓋銘陸詠紀要》,《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3期。

定語由一個或二個詞語構成時，均為“鬲戠”和“彤沙/犀”（逆鐘銘有“易（賜）女（汝）干五，錫戈彤犀（綏）”語），未有用“戟必”者；這可能是“戟必”之戈不很常見的緣故。例12把通常的“琯戠”改成“畫戠”，意思不變。

再看“繡（鑿）旂五日”：

13. 易（賜）女（汝）玄衣黼屯（純）……繡（鑿）旂五日。（5007 弭伯師藉簋，集成8.4257）

14. 易（賜）女（汝）玄衣黼屯（純）、赤市朱黃、戈彤沙（綏）鬲（琯）戠、旂五日。（5027 輔師楚簋，集成8.4286）

15. 內史尹冊易（賜）投玄衣黼屯（純）、旂三（四）日。（4999 投簋蓋，集成8.4243）

“繡（鑿）旂五日”還見於王臣簋、虎簋蓋。五日，五個太陽，“日”為名詞；繡（鑿）旂五日，繪有五個太陽的繡（鑿）旂。後置定語是對“繡（鑿）旂”特徵的說明。

下一句中的“繇林”我們認為也是後置定語：

16. 休天君弗聖（聖）穆公聖奉明弢（弼）尊（輔）先王，各（格）于尹姑宗室繇林。（4202 尹姑鬲，集成3.754）

據《銘文選》，“宗室”應讀如崇室，高屋也。^① 句子大意是，天君不忘穆公服事先王之功，親臨穆公為其妻尹姑所建造的“宗室”。比較奇特的是“宗室”之後綴有“繇林”。而由該篇銘文首句“穆公乍（作）尹姑宗室于繇林”可知，繇林乃宗室所在地。陳夢家認為，宗室與繇林之間省介詞“于”。^② 這種理解語義上當然沒問題，但要真正補出來，則不長的一句話就出現了兩個介詞“于”（各于尹姑宗室于繇林），未免彆扭。我們想，不如乾脆就

認“宗室繇林”是定語後置的偏正結構，“繇林”說明“宗室”的處所。此外需注意，“宗室”同時有表示領屬的前置定語“尹姑”。

總的說來，對銘文中帶有名詞性後置定語的短語可作如下概括：

除極個別例外，這些短語都是表示具體事物的（區別于抽象事物）；不僅如此，這些具體事物還僅限於賞賜之物。相應的，短語也出現在冊命賞賜語中。短語的中心語表示事物的主體和全局，後置定語表示事物的局部、表示構成整體的部分的特徵。這些缺少變化的短語在賞賜語中反復出現，沒有相反用例，即無“黼屯（純）玄衣”、“熏（纁）裏虎匱（幘）”、“鬲（琯）戠戠（纁）必（秘）彤沙（綏）戈”“五日繡（鑿）旂”之類的說法，很是耐人尋味。如何對這一現象作出合理解釋，仍然有待研究。

在“名詞性後置定語”這部分最後辨析一下短語“赤市朱黃”。該短語在銘文中使用也很頻繁，並且常與“玄衣黼屯（純）”一起出現，都是表現賞賜物。看一看以“赤市朱黃”為代表的一些短語的使用情況：

1. 易（賜）女（汝）玄衣黼屯（純）、赤市朱黃、繡（鑿）旂、攸（鑿）勒。（1807 頌壺，集成15.9731）

2. 易（賜）女（汝）玄衣黼屯（純）、赤市朱黃、戈彤沙（綏）鬲（琯）戠、旂五日。（5027 輔師楚簋，集成8.4286）

3. 易（賜）趙曹載市同（綱）黃、繡（鑿）。（3988 七年趙曹鼎，集成5.2783）

4. 易（賜）女（汝）載市幽黃、玄衣曠屯（純）、繡（鑿）旂五日。（5060 虎簋蓋，考古與文物1997年03期）

5. 賜（賜）女（汝）赤市紫黃、繡（鑿）旂。（5015 申簋

① 馬承源主編《銘文選》230頁。

②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五），《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119頁。

蓋，集成 8. 4267)

6. 易(賜)朱市兪黃……(5053 番生簋蓋，集成 8. 4326)

7. 易(賜)女(汝)叔市金黃、赤寫、攸勒。(5052 師簋蓋，集成 8. 4324)

8. 易女(汝)甗鬯一卣、赤市五黃……(5263 師克簋，集成 9. 4467)——五黃：疑讀幽黃，謂黑色之帶。^①

市，蔽膝；黃(師鬲鼎作曠)，文獻作衡，繫市的帶子。赤市朱黃，直譯就是“赤色的蔽膝、朱色的帶子”。但是有人以“玄衣黼屯”例之，主張“赤市朱黃”也是前正後偏的偏正結構，應譯為“連有(或配有)朱色帶子的赤色蔽膝”。究竟怎樣呢？

在主張定語後置者看來，“黃”是次要的，“市”纔是主要的，繫帶總是附屬於蔽膝。對於這種考慮的有效性正確性，筆者是不心存疑慮的。“市”與“黃”，恐怕很難說前者一定比後者來得重要；退一步說，即便承認二者有輕重主次之別，畢竟它們是可以相對分離的兩樣物件，不同與“黼屯”與“玄衣”的關係——黼純標示玄衣的特徵。一個不應為我們忽略的事實是，銘文“黼屯”從不脫離“玄衣”單獨賞賜，而繫市的帶子“黃”就不同了，它有兩次“獨立”的紀錄(不依附于“市”)，如下：

9. 易女(汝)朱黃、率親(視)、玄衣黼屯(純)……(5016 王臣簋，集成 8. 4268)

10. 令女(汝)幽黃、鑿革(勒)。(3991 康鼎，集成 5. 2786)

“朱黃”“幽黃”可以脫離“市”作為獨立的賞賜物，這就表明“黃”未必有多大的獨立性，未始不可以將它與“市”等量齊

觀。反過來說，若我們認定“赤市朱黃”是偏正結構，“黃”是從屬於“市”的，那麼這兩例就變得不好解釋。再看兩個例子：

11. 王乎(呼)內史音令(命)殷，易(賜)市朱黃。(5013 殷簋甲，考古與文物 1986 年 04 期)

12. 易(賜)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寫。(5021 元年師克簋，集成 8. 4275)

這兩例“黃”倒是與“市”同時出現，耐尋思的是“黃”有修飾語，“市”卻沒有。筆者認為，它透露的信息是：“黃”也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一點不亞於“市”。以此，兩句更合理的句讀應當是“王乎(呼)內史音令(命)殷，易(賜)市、朱黃”和“易(賜)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寫”。

總之，“赤市朱黃”類的短語都與定語後置無涉，都屬並列結構。標點上，為顯示句法結構不同於“玄衣黼屯”，“赤市”與“朱黃”多數情況下以用頓號斷開為好(為便說明問題，行文中仍然沿用了通行標點)。

(三) 動詞性後置定語

動詞性後置定語在銘文中用例有限：

1. 凡呂(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掣(執)噉(訊)廿又三人，孚(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衣(殷)芻(復)筍(邠)人孚(俘)。(4022 多友鼎，集成 5. 2835)

2. 易(賜)女(汝)井人奔于暈(暈)。(4023 大克鼎，集成 5. 2836)

例 1 “衣(殷)芻(復)筍(邠)人孚(俘)”，大量收復(奪回)邠邑人之被俘者。邠人俘，也就是(曾經)被俘的邠人。動詞“俘”為後置定語。例 2 與例 1 屬一個類型，祇不過後置定語不再是一個詞，而是動補短語。“(邠)人孚(俘)”、“井人奔于暈

① 唐蘭說。轉引自侯志義主編《西周金文選編》269 頁，西北大學出版社 1990。

(量)”在表意上是一個整體,指的是中心語所代表的對象中具有後置定語所表示的行為特徵的那一部分。就是說,用了後置定語,中心語所表達的概念就不再是周延的了。

3. 號姜甘(其)萬年釁(眉)耄(壽),受福無疆(疆)。(4958 號姜盤蓋,集成 8.4182)
4. 肆克□于皇天,項于三(上下),阜(得)屯(純)亡改,易(賜)釐(釐)無疆(疆)。(4023 大克鼎,集成 5.2836)

這二例屬於又一類型。“受福”、“賜釐(釐)”皆述賓結構,賜釐相當於說賜福。^①雖則“受”“賜”在動作行為的方向性上恰恰相反,但並不影響它們具有同樣的句法功能。“受福/賜釐無疆”中的“無疆”會不會是補語?筆者認為不會,因為它修飾的顯然不是“受”或“賜”,而是“福”和“釐”。有一個例子可以為我們的說法提供證據。弭仲簠:“弭中(仲)受無疆(疆)福。”“無疆”作後置定語更多的是起美飾作用,相當於一個形容詞,與例 1 例 2 後置定語限制範圍明顯不同。

5. 儕女(汝)十五易登、盾生皇畫內……(4990 五年師殘簠,集成 8.4216)

該句句意為,賞賜你十五件銅兜、內中畫有形象生動的鳳凰的盾。“生皇畫內”作“盾”的後置定語,說明“盾”有怎樣的特徵。

《尚書》中也有動詞短語充當後置定語的。^②《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盤

^① 廖序東對“易釐”另有解釋:“‘易’讀為錫,‘釐’讀為釐,均賜也。故‘易釐’二字同義。”《金文中的同義並列複合詞》,《中國語言學報》第四期,商務印書館 1991。

^② 可參羅玉坤《今文〈尚書〉特殊語序補論》,《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四輯,巴蜀書社 2001。本書收為附錄。

庚中》:“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釐。”

(四) 數詞、數量短語作後置定語

數量詞語在其所修飾說明的名詞後面,傳世典籍裏面也有大量用例。我們在“量詞與語序”部分已經談到這個問題。這裡祇簡單舉幾個例子:

1. 取□(遣)卅卅(銚)。易(賜)女(汝)鬻鬻一卮。(4027 毛公鼎,集成 5.2841)
2. 休王易(賜)效父(金)三。(4779 效父簠,集成 7.3822)
3. 舍矩姜帛三兩。(4019 九年衛鼎,集成 5.2831)
4. 易(賜)女(汝)戈賤(琯)戠□必(秘)形梟(綏)十五鐔……(5041 師斝簠,集成 8.4311)

例 4 的語序值得注意,賓語中心語“戈”有特徵、數量兩個方面的修飾語,特徵定語在前,數量定語殿後。這與前文數量定語在介賓結構定語之後道理相通。

並不是所有的數量詞語都必須後置,剛剛提到的五年師斝簠“儕女(汝)十五易登”,數詞就在它修飾的名詞語之前。又比如函皇父盤“自豕鼎降十又一,段(簠)八,兩鑷(豐),兩鐘(壺)”,同一句話中,數詞在名詞後名詞前都有。

到此,我們已經對西周銘文中的後置定語作了比較全面的考察,現在做一個簡單的小結:

(一) 一個名詞可以有兩個後置定語,其中一個後置定語必然表示數量,另一個或者是“自+賓”表來源或範圍,或者是“于+賓”表處所,或者是名詞語表特徵。表數量的定語往往在後——除非它是單音節。“戈鬻(琯)戠戠(綏)必

(秘)形沙(綏)”定語雖長，但內部是並列關係，祇能算一個定語。

(二) 很多後置定語句出現在冊命賞賜語中，重現率相當高(尤其是名詞性後置定語)，使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些在當時是比較穩定的說法。比如，我們祇看到“玄衣黼屯(純)”，卻看不到“黼屯(純)玄衣”；看到“戈鬲(鬲)戣戣(綠)必(秘)彤沙(綏)”，看不到“鬲(鬲)戣戣(綠)必(秘)彤沙(綏)戈”。^①常用語而採用修飾語在後的語序，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語言現象，很可能其中蘊含了某些尚不為今人所知的奧秘。

(三) 後置定語與中心語的意義關係，主要是：(1) 後置定語表示特徵(有時是通過構成部分具有的特徵來顯現整體的特徵)，名詞性定語可為代表。“厓生皇畫內”、“旂五日”也屬這一類。(2) 表示處所，“于+賓”是代表，尹姑鬲“尹姑宗室繇林”也應歸入此類。(3) 表示來源，有“自+賓”。(4) 限定範圍，“筭(郇)人孚(俘)”、“井人奔于暈(暈)”、“人鬲自駮(駮)至于庶人”都是如此。(5) 表示數量。(6) 對名詞作比較單純的褒美修飾，“受福無疆”是。

對於定語後置，有人認為這與漢民族的原始思維心態有關係。“人們反映和表達事物，往往先勾畫其大概輪廓，後描繪其細微特徵(先粗後細)，先說出其主要方面，後補充其次要方面(先大後小)。”定語置于中心詞之後，“是因為中心詞一般表示認識對象的主體，定語則描寫其附加特徵”。^②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① 麥方尊有“玄周(鬲)戈”語，但此“鬲”所說的敘飾不大可能專指“內”部。小盂鼎又有“戣戈”語例，但此“戣”恐非“鬲(鬲)戣”之“戣”，目前對“戣戈”還沒有一個完滿的解釋。

^② 蘇寶榮《古漢語特殊詞序與原始思維心態》、《古漢語研究》1990年第3期。

二、賓語前置問題

與傳世文獻相比，西周銅器銘文中的的賓語前置現象明顯偏少。對這些不多的例句進行排比歸類，還會發現它們並非都是規則性的，有些句子很難講有什麼規律。

先說有規則的：

1. 其萬年靈(令)冬(終)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1797 爻季良父壺，集成 15. 9713, 晚期)
2. 子子孫孫甘(其)邁(萬)年永是寤(寶)用。(1798 晉侯夔馬方壺，文物 1995 年 07 期，中晚期)
3. 折首五百，執纛(訊)五十，是呂(以)先行。……王賜(賜)乘馬，是用左(佐)王。(5409 虢季子白盤，集成 16. 10173, 晚期)
4. 咎曰：“必唯朕[未][是]賞(償)。”(4025 咎鼎，集成 5. 2838, 中期)

以上前三個例句的前置賓語都是指示代詞“是”，其中前兩例作動詞賓語，第三例作介詞賓語。銘文有程式語“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但例 1、例 2 卻能別開生面，不僅代詞賓語“之”替換為“是”，而且置於動詞之前。例 3 包含了兩個賓語前置的介賓結構：“是以”意思是因此，“是用”等於說用它們(來)。“是以”、“是用”在文獻中是凝固格式，使用很多，^①但在銘文中則用例極少(尚有一例“是用壽考”，出於中期的 3952 毛公旅方鼎)，看來是尚未凝固成形。例 4 用的是形式比較完備的賓語前置式

^① 關於傳世文獻中“以”的賓語前置，潘玉坤《古漢語中“以”的賓語前置問題》一文作過專題討論，刊於《殷都學刊》2000 年第 4 期。本書收為附錄。

できる。言い換えると、商民族の書き言葉が、一定の整った文章語として、紀元前十数世紀に、すでにできあがっていたと見做しうるのである。³⁾

中原の広域国家殷王朝は、やがて西方陝西地方を占拠していた新興の異民族周によって打倒される。紀元前11世紀におこったいわゆる殷周革命である。殷文化圏に通用した金文を、周王朝はその言語の表記に採用した。しかし、周人は殷の貞人(巫)のみが使ったとされる甲骨文を書かなかったと考えて差し支えがなからう。全く受け継がなかったとは発掘が進まない限り断言はできないが、いまのところ甲骨文は小屯以外の地から発見されていない(81頁「補註」参照)。殷文化圏が予想以上に広い領域をもっていたことは、最近の殷代遺址の発掘によって明らかになり、東西1000キロメートル、南北1200キロメートルをこえる広さをもったものと推定されているようである。そのような広い領域には多種多様な民族が混在していたに違いないが、それらの民族に共通の文字として伝播したのが金文であり、共通の言葉として流通したのが殷人の言語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金文がいわゆる表意文字であったことがそのような伝播を可能にし、そこに漢字のもととも初期の発展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る。

殷の言語と周の言語が同系統のものであったか否かは、いわゆる漢語(中国語)の形成を考える上で重要な問題である。

殷人(商族)が、どの系統の言葉を話したかは実際には明らかではない。しかし、少なくとも、周民族とは文化面で異なり、言葉の上でもかなりの距りをもっていたことは確かであろう。シナ・チベット(漢藏)語族の比較言語学研究を進めているポール・ベネデクトは『漢藏語概要』(ケンブリッジ、1972)の結論として、つぎのように言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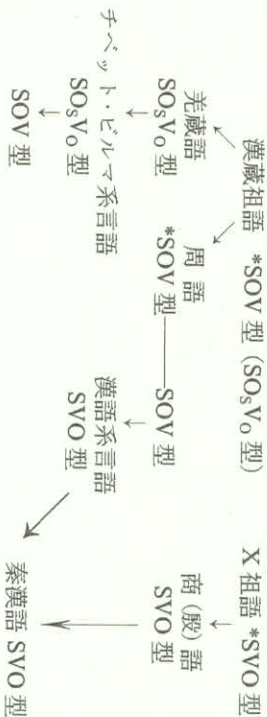
漢語と藏緬語(チベット・ビルマ語)が系統的に関連するというわれわれの信念は、結局は、それらが多少の基本語根を共有している事実と、それらの語根に音韻上の一般化を設定しうる事実に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ここで主張しているのは、漢藏語的要素は、漢語の上層部を構成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ことと、その基層部は別の起源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

歴史的にいうと、周民族は商族が話していた非漢藏語と融合してしまったか、もしくははたぶんそれに入り込んだ漢藏語の担い手であったと見做せる。

ベネデクトは、具体的な論拠を示していないが、この意見を仮に、著者の

見方からもう少し普遍して考えてみると、つぎのような想定も可能になる。商族の言語は、X系統であるが、その主力部族はSVO型の文構造をとっていて、甲骨文や金文は、すでにこれらの中国古典に見られる漢語のような基本構造を具えていた。これに対して、周族の言語は、本来チベット・ビルマ語的な文構造をもっていて、SOV型であったが、殷文化圏の一員として金文を採用し、のちに殷王朝を倒し、殷語を共通語とする殷文化圏を受け継ぐに及んで、周民族の言葉自体にもSOV型からSVO型へと移行する大きい変貌がもたらされた。つまり周民族は殷語の主要な文構造を採用したのである。

〔東アジア主要言語の語順の変遷〕



(SVOは、動詞語幹が前方および後方の位置にそれぞれ主語代名詞および目的語代名詞を接辞としても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いわゆる代名詞化言語である)

しかし、これはあくまで明確に証明し難い一つの仮説である。⁴⁾ 語順の類型の一部のみに問題を限定すると、著者は漢藏語の祖形はSOV型であったと想定しているが、藏緬語系のSOV型と漢語系のSVO型の差異にこだわり、仮に漢語の祖先がSOV型からSVO型に変貌したとすると、後代における周辺言語からの影響などではなくて、ずっと早期に決定的な要因が強力な周辺民族から与えられていたものと考えたい。紀元前十数世紀、殷文化圏における殷共通語および文字と書き言葉の普及が、周人の言葉に変貌をもたらしたことは十分にありうる。高い文化圏に入った征服者が言葉の上で、そこから大きい影響を受け取ることはまれな現象ではない。

甲骨文に代表される殷の言語の非漢藏語的な性格を示す例として、「多」の用法をあげてみたい。

「多媚(は、従雨(長雨)あらしむるか」とある「多媚」は、雨を降らせるもの「媚」に「多」がついた形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そして、この「多」は、「多父」

言語の類型的特徴をとらえる対照研究会

第5回公開発表会

2017年08月12日(土)

- 【会場】 大阪府立大学 I-site なんば
〒556-0012 大阪市浪速区敷津東 2-1-41 南海なんば第1ビル 2・3階
- 【アクセス】 南海電鉄「なんば駅(中央出口)」下車、南海線東側の道を南へ約800m、徒歩約12分
地下鉄御堂筋線「なんば駅(5号出口)」下車、南へ約1,000m、徒歩約15分
地下鉄御堂筋線・四つ橋線「大国町駅(1番出口)」下車、東へ約450m、徒歩約7分
地下鉄堺筋線「恵美須町駅(1-B出口)」下車、西へ約450m、徒歩約7分
南海電鉄高野線「今宮戎駅」下車、北へ420m、徒歩約6分

プログラム

★ 研究発表

09:30 受付開始

10:00~10:40 張麟声(大阪府立大学)「先秦時代の中国語の数詞句」

10:40~10:50 休憩

10:50~11:30 讚井綾香・清水政明(大阪大学)「ベトナム語の数詞句」

11:30~11:40 休憩

11:40~12:30 峰岸真琴(東京外国語大学)「タイ語・カンボジア語の数詞句」

12:30~14:00 昼食

14:00~14:40 橋本愛(九州国際大学)「『紅樓夢』の中国語の数詞句」

14:40~14:50 休憩

14:50~15:30 山本恭裕(京都大学大学院)「イロカノ語の数表現」

15:30~15:40 休憩

15:40~17:00 総合討論

終了後 懇親会

事務局：大阪府立大学人間社会システム科学研究科 張麟声研究室
chizhang@lc.osakafu-u.ac.jp